珂雪齋近集

珂雪齋近集卷之七

公安　袁中道　小脩甫　著

傳心篇叙

心者何即唐虞相傳之道心也人心者道心中之人心也離人心則道心見矣道心見則即人心皆道心矣見道心故謂之悟即人心皆道心則脩也悟到即脩到非有二也聖賢之學期于悟此道心而已矣此乃至靈至覺至虛至妙不生不死治世出世之大寶藏焉而世謂儒門無此學術表而歸之于禪則大可笑已有宋諸儒雖所見不同然未有不見此道心者

也世間高明之士所以輕宋儒者有故心體本自靈通不借外之見聞而朱子爲格物支離之學其沉昏陰濁莫甚焉心體本自瀟灑不必過爲把持而程正叔爲莊敬持守之學其桎梏拘攣莫甚焉世間之大知慧者豈肯米鹽瑣碎而自同木偶人哉宜其厭之而趨禪也然以此槩諸儒焉則過矣周茂叔程明道邵堯夫輩實是悟向上一路未易可測也朱晩亦入悟國朝白沙陽明皆爲妙悟本體陽明良知尤爲掃踪絶跡兒孫數傳盡刪巢穴得直截易簡之宗儒門之大寶藏揭諸日月矣閑日裒爲一集使欲悟堯舜

之道心者從此路入不必求頓悟于禪門也

劉玄度集句詩敘

子瞻與介甫同游蔣山介甫指案上硯共集句子瞻即朗吟曰巧匠鑿山骨介甫不能續乃曰且趂天色窮覽蔣山之勝不須作此冷淡生活時同游二客皆語曰荆公困人伎倆今日頓盡予謂子瞻亦機鋒偶觸令齒牙開得利耳使有所以應之而復角吾亦不能保其後如何也集句政自難一咄嗟之頃而倒腹笥以冀一遇要令宫商合調如出一手即子瞻猶難之況介甫乎吾友劉玄度少時即與予作忘形交應

試入郡則同寓君章宅畔每月夜坐大塀上譚或至達旦自是十數年一遇玄度于稠人之中甫一㦲手郎隱隱有譚勢拉至空處風雨波流娓娓數百車遂無一字重者盖予退而心服玄度之慧也凡慧則流流極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瓏而多態水之漣漪而多姿花之生動而多致此皆天地間一種慧黠之氣所成故倍為人所珍玩至于人別有一種俊爽機穎之類同耳月而異心靈故隨其口所出手所揮莫不灑洒然而成趣其可貴為何如者予與玄度交二十餘年矜聆其譚久之讀其文

如其諢久之讀其詩如其文又久之而覩其滑稽漫
戲之詞溢于詩文之餘者其天趣正爾橫生今年復
出閩倩集句七十首示予予曰此蘇子瞻王介甫所
難者也予與玄度交二十餘年而知玄度不盡乎

王伯子岳遊序

天下之質有而趣靈者莫過于山水予少時知好之
然分于襍嗜未篤也四十之後始好之成癖人有詫
予爲好奇者昔吾村有老人焉一日不醉則目眩手
戰皇皇若疾夫此老人者豈誠慕荷插濉葛之美而
效之哉疾病所驅勢不容已予之于山林也亦若是

而已矣自中郎去後雖有游與幾同流波之曲今年
夏晤伯子于仲宣樓下則其山水之趣尤勃勃不能
自已予始歎世固無耦者伯子毎遇名勝即欲移家
居焉已而遍游吳越凡吳越之佳山水無不躡其幽
遐予雖好遊常以冗奪而伯子遊徧所至常淹留歲
月以濟其山水之欲則其清勝之韻不啻數倍于予
已也夫以朱陵之勝近在楚國予屢欲往終不果而
伯子于秋濤方壯之時涉洞庭之危波直造祝融迴
鴈之上所至爲詩以紀之模寫煙雲幾與七十二峰
爭奇較麗則伯子之于山水予直當北面而師之又

不當以屬行請也近日從衡岳歸來客居花源寄予霞上之什予取而讀之始自愧游屐之臨揮灑之拙而且幸會之世有其人故喜而書數語于其首

王天根文序

天根與之兄弟最相知愛而其好先中郎詩文也獨甚逐字丹鉛以自賞適去年試省城有二三詞客議詞中郎詩以為不肖唐者天根默不應乃取中郎詩之最肖唐者別抄為一冊及書之箑間以示諸詞客曰此類何代人詩諸詞客曰上者盛唐次亦不失中晚于是天根大笑曰此即袁中郎詩諸公以為全不

肖唐者也公等草草一覽見有一二險易語遂以爲中郎病而其實肖唐人之神骨者最多遍讀而深入之自見諸詞客乃始稍稍服予家居有傳此事于貧簪谷者予躍然曰世固不乏侯芭矣然天根又豈直好之哉固身有之也天根喜讀書下筆爲詩賦及小言短章天趣皆奕奕毫楮且也煙霞成癖丘壑栖神所謂文人之藻韻士之趣備矣宜其嗜中郎深也若夫學深于業神理色澤貞幹異藻交映互發而屢上不收真不能無疑于造物雖然世豈有才如天根而長貧賤者乎適合固自有時卯得失亦無足爲天根

重輕獨中郎之所以自適與世之所不能知中郎者別有出于詩文之外予稍稍得領其緒俟天根了此一局後相與商確究竟夫天根豈汩汩世榮以老者哉予靜居堆藍山中引領望之

若海序

人心如火世緣如薪可愛可樂之境當前如火遇燥薪更益之油矣若去其脂油灑以清凉之水火亦漸息吾嘗見人閱除書則進取之念愈熾睹廣柳則謀生之意少灰乃知心隨境變可用吾斡旋之法是以修行之人常處迦多林中借其無常之水以消馳逐

奔騰之火此亦調心第一訣也袁崧好唱挽歌蓋亦有意彼慧人也姑借之以耗壯心而世目之爲癖則過矣予往馳求多端妄念不息取古今詩篇閱生傷逝之語都爲一集命曰苦海當如炎如爍之時而一歌之念歲日之無幾感繁華之不永霹靂火化爲清泠雲矣每有斯病用斯方輒愈更須廣其傳以救衆生之熱惱實樞度中事也故存之巳酉秋日皃史袁中道書于舟中

龍湖遺墨小序

昔蘇子瞻爲人性無忮害樂道人善宜無軏於世矣

而當時惡之者竟若甘心焉而無罪其後萍飄嶺海
僅得生還訊所以得禍之故都不可解豈亦命數適
與之會歟龍湖先生今之子瞻也才與趣不及子瞻
而識力膽力不啻過之其性無忮害處大約與子瞻
等也而得禍亦依稀相似或云二公舌端筆端真有
以觸世之大忌者然歟否歟然子瞻生平所著作自
宿州符下之後半入蛟宮其臨池揮灑之餘爲人藏
于複壁者猶不能保直至宣和之世上章道士指爲
奎宿然後始弛蘇文之禁當龍湖被逮後稍稍禁錮
其書不數年盛傳於世若揭日月而行則本朝之寬

大與士大夫之淳厚其過宋朝也遠矣諸刻之餘其
隨意游戲楮墨閒皆若龍一甲而鳳一毛往往秘藏
于小友之篋若夏道甫所貯種種尚未經人耳目者
眞可寶也道甫客西陵與龍湖來往最久此老以嗔
爲佛事少不受其訶斥者而待道甫温然惟恐傷之
則道甫爲人可知盖龍性雖不可馴而見人一長即
抽揚不容自已如予之粗踈尚憐而以國士遇之况
道甫乎昔子瞻集行而巢元修王子立子敏潘邠老
輩皆得托以有聞于後世如道甫能自致不朽者無
論若予之名姓且將附此老諸刻以傳則予亦不可

謂不幸也因喜而爲之引

石浦先生傳

先生名宗道字伯脩楚之公安人也其上世世爲武弁自蘄黃徙荆屯田于邑之長安里至曾祖處士公負氣以武勇聞正德中天下亂羣盗起湖湘間公以兵法勒里中子弟自衛盗賊不敢至長令壯之署以賊曹所擒捕甚夥後賊盗報讐者數百人突至公逐之于雙田盡殲之水爲之赤于左溪公以其先行誠斌爲退讓君子性慷慨周人之急每得糴直擇其贗金擲之秤金于人鼎則直嘉靖中邑大饑公出㪺粟

三千石金千兩以餽盡焚其券家遂落明年于大人
七澤公生有老奴竊嘆曰活寶出矣後娶方伯公女
實爲吾母龔孺人生先生初先生降生之夜祖母于
夢一美人頭自天飛來若今所畵天人菩薩之飾寶
絡交垂以襟承之甫覺而先生生實嘉靖庚申二月
十六日也先生生而慧甚十歲能詩十二列校見鄉
先達祠曰吾終當俎豆其間二十舉于鄉不第歸益
喜讀先秦兩漢之書是時濟南瑯琊之集盛行先生
一閱悉能熟誦甫一操觚即肖其語弱冠已有集自
謂此生當以文章名世矣性耽賞適文酒之會夜以

繼日踰年抱奇病病幾死有道人教以數息靜坐之
法有效始閉門鼻觀棄去文字㢓遍閱養生家言是
時海內有譚冲舉之事者先生欣然信之謂神仙可
坐而得也移家長安里中栽花蒔藥不問世事癸未
大人強之赴試行自黃河而返還荆門舍于逆旅夜
半夢有神人語之曰公速起如是者三先生醒復寐
神人又語之曰公何不起吾老人爲公特來何得不
見念也微以杖敲其足足隱隱痛擁被大呼而出甫
出屋崩牀碎爲塵人以此識先生非常人然先生亦
翻然若有所悟曰吾其以幾死之身修不死之道也

歸而妻死不復娶大人強之娶則娶田家女曰吾求
可與偕隱者耳先生習靜久體氣愈充大人謂之曰
昔淨名依于忠孝自古之冲舉者豈盡枯槁耶先生
月諸時復拈筆爲制舉義窮工極變丙戌遂舉會試
第一年甫三十七耳先生官翰林求道愈切時同年
汪儀部可受同館王公圖蕭公雲舉吳公用賓皆有
志于養生之學得三教林君艮背行庭之旨先生而行驗
已丑焦公竑首制科瞿公汝稷官京師先生就之問
學共引以頓悟之旨而僧深有爲龍潭高足數以見
性之說啓公公乃遍閱大慧中峰諸錄得參求之[illegible]

久之稍有所豁先生于是研精性命不復譚長生事矣是年先生以冊封歸里仲兄與予皆知向學先生語以心性之說亦各有省互相商證先生精勤之甚或終夕不寐逾年偶于張子龍與大慧論格物處有所入急呼仲兄與語甫擬開口仲兄即躍然曰不必言相與大笑而罷正是如復讀孔孟諸書乃云至寶原在家內何必向外尋求吾試以禪詮儒使知兩家合一之旨遂著海蠡篇既報命旋即乞歸七八年間先生屢悟屢疑癸巳走黃州龍潭問學歸而復自研求戊戌再入燕先生官京師仲兄亦改官至予入太

學乃于城西崇國寺蒲桃林結社論學往來者爲潘
尚寳士藻劉尚寳日升黄太史輝陶太史望齡顧太
史天峻李太史騰芳吳儀部用先蘇中舍惟霖諸公
先生見地愈明大有開發當是時海内譚妙悟之學
者日衆多不修行先生深惡圓頓之學爲無忌憚之
所托宿益決解爲修同學者矯枉之過至食素持珠
先生以爲不可曰三教聖人根本雖同至于名相施
設決不可相濫于時益悟陽明先生不肯逕漏之旨
其學方浸浸乎如川之方至而先生卒矣先生素切
歸山之志以 東宮講官不獲補僅得三人先生曰

當此危疑之際而拂衣去吾不忍也是時　東宮未立中外每有煩言先生聞之私泣于室體經病後遂不堪勞自丁酉充　東宮講官鷄鳴而入寒暑不輟庚子秋偶有微恙強起入直風色甚厲歸而病始甚明日復力疾入講竟以憊極而卒先生爲人廉甚生平不妄取人一錢居官十五年不以一字于有司讀書中秘貧甚時鄉人有主銓者謂所知曰我知伯修貧幸主銓可爲地千金無害也所知以語先生先生笑而謝之某邑令以三百金交期爲汲引竟不發函急還其人時予偶見問何令先生秘之竟不知爲何

如人也生平却百金者累累或饋遺至十金則惶愧不受卒于官棺木皆門生歛金成之檢橐中僅得數金及妻孥歸不能具裝乃盡賣生平書畫几硯之類始得歸歸尚無宅可居其清如此然先生爲人平恕亦不以此望人且自多也與致甚高慕白樂天蘇子瞻爲人所之以白蘇名齋居官省交游簡酬應蕭然栽花種竹掃地焚香而已每有月則邀同學諸公步至射堂看月率以爲常暇嗜山水燕中山刹及城內外精藍無不到遠至上方小西天之屬皆窮其勝詩清潤和雅文尤婉妙然性懶不多作著有白蘇齋集

若干卷先生得年僅四十一有兩子一女皆先後卒竟無子以予子祈年為嗣盖壽不如樂天而無子則似之矣傷哉先生與同學友黃公輝交若兄弟先生死黃公哭之甚慟及楚黃公訃告迂道登壠哭之為誌其墓逾年先生舊社友董公其昌視學政因諸生之請祠于學宮卒如其素志云

中道曰先生平粹縝密而遇事燭照萬曆丁酉戊戌間有東倭關白之警廷議封貢先生嘆曰石尚書其不免乎李卓吾刻藏書成先生曰禍在是矣已而皆然如此者不可枚舉大都量與識皆全者也天不假

以年未得盡抒其用世之畧惜哉先生書法遒媚畫山水人物有遠致作小詞樂府依稀辛稼軒柳七郎風味舊有傳奇二種置之笥中爲鼠子嚙壞鳳毛龍甲竟不存于世可爲永嘆

梅大中丞傳

梅大中丞名國楨字客生楚之麻城人也少俊朗有大韻能詩文善騎射旣舉于鄉遂挈家客長安久滯公車無意仕進鏟采埋光無復圭角嘗曰人生自適耳依憑軌跡外張名教酷非所屑常與海內之文人詞客花月晨夕分題賦詠爲騷壇主盟遊金吾戚里

間歌鍾酒兕非公不歡筆札唇舌爲世所榮孟公驚
坐樓緩分鯖下至三河年少五陵公子走馬章臺挾
射平原酒後耳熱相與爲裙屐之游調笑青樓酣歌
酒肆布衣楚製出入市廛摩抄鍾鼎賞評書畫大鼻
長髯有若劍客道人之狀識者固知公愛惜光景耗
磨壯心與俗沉浮不用繩檢而外夷内朗宏量沉機
真謝安石張齊賢之流也癸未登第鳴琴畿輔笑謔
視事不令而戢邑多中貴數擾條教公詘其言崇其
禮皆畏悦以去入覲騎駿馬帶長弓控羽箭偕侍史
蒼頭十餘人作健兒裝沿途逐狡兎射野雀他邑令

值之大駭以爲操尤人熟視則公也以政最入爲御
史壬辰春寧夏逆賊劉東陽許朝哱拜哱承恩土文
秀等忿巡撫党馨裁制叛卒射起殺之遂據城掠堡
反督臣魏學曾以變聞朝廷旰食公上封事大畧言
賊不足畏獨虞秋高馬肥勾虜入犯禍且不細爲今
計者惟擇驍將扼虜使不得入而後賊可攻臣見大
將李如松父成梁弟如柏等俱足智勇無忝崇文李
巡凡世受國恩可使也上許之諸言者畏李氏跋扈
不宜佢虎進狼議論沸沸公又上封事曰臣見寧夏
倡亂必得名將以專其任時雖豪傑如雲各有鎮守

悖退閑宿將李成梁父子素有威望紀律嚴明諸子家丁武勇可任雖寧夏哱承恩父子號為勇健而不知李氏父子之遠出其上也諸臣乃慮其勢重生患有拒虎進狼之憂臣于此亦念之熟矣李氏父子即為狼子野心自取覆滅但當防之于遼東握兵之時而不當防之于廢棄離任之後況昔則危疑不安而今明主洞察矣不以疑之之日肆其不肖之心而於信之之日反為赤族之計其愚悖速禍又出劉東陽哱拜下矣謂成梁為之乎臣非不知諸臣之心為濟臣之所不及非相悖也但用人之道疑則勿用用則

勿疑上而疑下必不肯盡與之權下畏上之疑必不敢盡行其志將領因疑而不受節制士卒因疑而不聽號令忌者因疑而得肆其譏敵人因疑而得行其間欲專制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待奏報欲無借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要結人心欲行法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立威欲待釁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觀望或與監軍謀而不合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聽約束或與督撫期而先發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與同心服而舍之則曰何故縱有罪以市恩抗而盡誅之則曰何故多屠戮以冒賞脇之而使其自殺則曰擭

以爲功因之而致其逋逃則曰縱以生患無功則以爲怠玩以養亂有功又以爲妄報而欺罔首尾牽制手足束縛古如王翦樂羊或請田宅而復行或借機杼以自況以孫權周瑜義同骨肉必拔劍破案而後成功況未有深信之素而又示以猜疑之端乎臣恐云今之將士殺身不足以成名剖心無由以自白邊事之壞所從來久矣伏望　陛下斷之宸衷博採輿論成梁父子稍有可疑遽罷其權別爲調遣如萬萬可以相信方可虛心任之臣自外吏入廁臺班雖懷狗馬之心未效涓埃之報若疑徒市私恩不顧國計

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討賊不必加以別銜假之心
重任但憑 陛下威靈生平忠義賊知歸命則臣為
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為
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為士卒先平定之日一切事
宜付之魏學曾等聽其安輯以靖地方臣與成梁即
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倘中途事定聞報即返
若其不捷軍法在焉何止薦舉非人之罪又何至以
臣之罪貽他人哉兵機所在關係重大臣初聞變即
知此賊非魏學曾等所能定今見此舉動又知非此
時紛紛者之所能辦也臣之所望在 陛下一人耳

惟　陛下自以頴信決其用舍君曰姑以試之而使成梁不敢自專則功不可成患不可測臣不若先受狂躁之誅以免誤國之罪也疏入人皆服其才壯其氣上乃命如松往而公監其軍公乃與如松馳寧夏城下時賊嬰城自守外示卑順以緩我師實結虜衆以爲聲援意待秋高虜集肆其不遜公以一受降自旗𥁞之城南虜聞公至乃索見公自陳歸順公許之東陽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鱗次刀鋒耀日城上皆控弦挽弓以俟公單騎而進與東陽執手折論神意安閑詞語慷慨許朝露刃擬公公笑而受之賊不自

知其膝之下也然賊意終奸狡甚欲求鐵券世守西夏公悉力攻城因風縱火燬其南樓曲招降人以安反側引水灌城會守將失防決隄功遂不終然賊益懼所恃者虜耳延至初秋達虜數萬果自沙湃大入斷我糧道賊遣通官二人爲虜鄉導餽虜金帛充溢及部落奸人皆有贈遺又括城中女子千人啗虜令虜來服虜以故樂爲之用所至守將不能禦至韋州處陽殺人民奪牛馬無數虜渡河從李剛堡入離城僅三十餘里公曰事急矣若待督撫傳示緩不及事麾下將李如樟挺身願往擊虜公壯而遣之李如松

等諸將奮勇擊虜斬獲過當我軍歡聲動地虜敗去
賊大失望當是時賊失外援自知必死然詭言朝廷
有招安詔爲諸將所匿諸將欲盡殺城中人以怖居
民故皆爲堅守公度賊勢城中尚可支一年若至嚴
冬此地酷寒我軍不得屯又恐勾虜復入至生他變
大可慮也季秋八日之夜忽有三人來營中云諸賊
以重陽悉入大城置酒南城空虛可入也葢寧夏城
有二重分南城大城云諸將不之信以聞公公曰時
不可失也覘之果無城守急令李如樟等上南城公
繼至時餘將多次日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

公從城上語曰老將軍登城矣諸將何怯也遂相次
上城公念衆未易約一旦殺則大城死守不可復得
乃大呼云生擒者論功不以級凡我軍生擒一人即
予紀錄而仍縱其人所全活者數千人城中大喜然
炬照視盡設香案遂得南城賊勢益孤我軍從北關
攻大城益急賊以南城居民子女親戚之在大城者
盡縛之寘長干上南城居民痛哭訴之公諸將皆愕
然無可為策公令指揮董正誼呼謂賊云監軍已往
取許朝之女劉東陽之母矣若不釋放亦如之賊聞
傳呼良已人心始安仍示以未殺降人賊黨驚喜公

廉知許朝劉東陽等意欲獻城而惮哱氏父子孫其中可間也乃覔居民與哱相識者得一人曰李登令其行間持諭字往哱所曰若併劉許罪可贖也哱見之泣數手哭曰吾父子生矣召其黨畢邪氣等計議須得符印公據乃如約登至公察與免死劄付入城時賊土文秀自作逆後屢有歸順獻城之心劉東陽知之乃僞病托文秀後事文秀入問疾遂殺之哱承恩至南門殺許朝父子畢邪氣至北樓見劉東陽未及語頭已墮地哱氏父子至南門以殺賊告公遂開城門嚴申軍令不得妄殺一人城中皆解甲焚香以

迎王師公念事之殷也脇從頗多渠魁既誅餘可寬
貸各賊家丁宜分屬諸將標下撫以恩惠皆爲有力
健兒哱氏父子卽不可赦宜寘囹圄以俟天誅庶人
心不復驚擾而各賊資財足供賞軍之用刃不血
保全一國生靈實奇功也而督臣忽有傳示云本日
內不殺哱氏父子及諸從賊者以賜劍從事遂盡殺
哱氏及家丁等輩卒爭功恣意刼奪賊賄悉被抄掠
居民蕭然一空公殊憾之以賊平開公不自居功賞
獨後僅晉官蔭一子金吾百戸不世然　天子心知
公能明年遂陞大中丞開府雲中時虜王款塞公以

靜鎮之公嘗曰婦姑亦有溪勃何况華夷當事者遇有爭無偏輕重可潛消邊釁每遇華人盜夷物者責之法無貸公一日大出獵盛張旗幟令諸將盡甲而出校射大漠縣令關揚怪異之曰今秋成出獵多損稼公乃多事矣後數日得虜諜云虜欲大入犯以有備中止關令乃嘆詫公機用之神也諸游客走塞上者多以竿牘來主者致諸將校將校無所出歛戍卒餽之公曰吾安能以養健兒者媚無益之客子卒不數見也公清廉又耳目長諸將領不敢過爲浚削邊卒以飽督宣府時扯酋遣人送良鐵數十片云虜中

某山忽産此鐵公不報但命工鑄爲劍淬磨甚精及虜來市公禁諸邊勿與鐵鑊虜衆大譁公出劍示虜使曰前者虜王所遺鐵中國殆未有爾國幸有佳者何用此方下產也虜衆聞之歸怨扯酋扯酋詞屈乃遣人來白云某知罪矣前鐵實中國市來虜中安得有此聊爲誇耳公曰我以至誠待爾此後勿復作此狡獪仍命以鐵鑊與之公雖令虜不敢欺而每遇虜饑輒以賑濟與華人不異故虜皆感泣酋王稱之爲父其忠信行于蠻貊如此後以憂歸田既除服不及起用而卒公性坦夷外寬內嚴終身不見有喜慍之

色毀譽嘗前不復致辨倥偬之中愈見暇整綜理綿
密肇硯皆有方器口無臧否忽出一言其人立見歆
唼兼人後房姬侍繁多亦無華飾頗有夏侯妓衣之
誚公夷然不屑文辭甚典腴詩有奇氣不多作尺牘
工巧甚喜射至老不倦每會燕多以寒具爲的與賓
僚共射之晩通禪理女澹然以孀爲尼公不之禁澹
然戒律甚嚴于道有入父子書牘往來頗有問難方
公之開府雲中也予時客長安公以字來訊予荅以
學道未契汲汲求友公復以書來云貫城之旁有日
中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取以去

求友亦若是耳公欲于此處求友顯靈宮古栢婆娑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柰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餘人晉陽菴中有唐鑄觀世音相沙窩水葛道士毬順城門守門老中官射亦不佞數十年內所得友也公儻欲之便以相贈其持論盖如此後邀予至雲中晤言予少時有奇氣相見直坐上坐捫虱而譚公待之益恭每有所論公退而疏之一詩成公曰真才子也常于水磨河宴酒大合樂泛舟辨論鋒起公自謂數十年來無此樂率將佐出獵公與予並馬笑譚千騎圍繞笳管淸路呼聲震地箭如餓鴟叫抵暮而歸

燈火爍天居民摩肩以視大畧如子瞻遊西湖從湧金門外入也予偶與諸狎客野飲公忽至遂共坐與諸人調笑畧無忤意亦不問姓名而去一日暇公謂予曰料理堂事入衙偃臥令兩婢搥背便過一日真可爲無事予曰公于此道曾有所入否公曰我昔聽方湛一講論有所入至今灑然予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公未搗其巢穴而遽爾安居未可也公曰殺之何由予曰此拔刀自殺者也或于文字上殺或于朋友聚譚時殺或于無義語上殺皆殺機也若是則吾欲公厭事矣公曰善公于是深研悟理予自雲

中別後不復再晤不意公遂去世竟未圖一合併已矣已矣何時復見此偉人也

袁子曰世之名位蓋前定焉公爲孝廉時將大冢宰

　王公爲子覓禮經師未得王公夫人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與堂上主公同頃之卽見孝廉坐堂上長髯而鼻如拳寤以告王公王公明日往謁麻城劉大金吾守有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劉公曰有之不佞兒女姻也王公卽托劉金吾延之後王公與公飲夫人竊窺之長髯大鼻依然夢中人也王公後乃語梅公以故公遂謝一日王

公對賓客言此事曰梅大將秉名位未易量也少宰王公蒙曰孝廉已非壯年即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須近三十年耄矣恐不得待也次年公即成進士爲縣令未滿十年爲大中丞晉少司馬所曆官正與冢宰同夢中之言不其符乎梅公初無子近六十乃生子不殺之報也

李溫陵傳

李溫陵者名載贄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爲校官徘徊郎署間後爲姚安太守公爲人中燠外冷丰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

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
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
公既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
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于語言文字之表
諸執筌蹄者了不能及為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
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寘名僧其間薄書有
隙即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
無長物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
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初與楚黄安耿子庸善
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

餘日即爲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携妻女客黄安中年
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癯澹于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
故雖無子不置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
客子旣無家累又斷俗緣參求乘理極其超悟剔膚
見骨迥絕理路出爲議論皆爲劍刀上事獅子迸乳
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酧其機者子庸兇子庸之
兄天台公惜其超脫恐子侄效之有遺棄之病數致
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
之楊定見聚閉門下楗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
人縛帚不給衿裾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

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叉手。即令之遠坐。
嫌其臭味。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
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
抄寫爲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
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
曲。雪藤丹筆。逐字讐校。肌襞理分。時出新意。其爲文
不阡不陌。抒其胷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
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紙。則解衣大
叫。作兎起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絶。
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頭癢。倦于梳櫛。遂去

其髮獨存鬢鬚公氣既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辨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于時左轄劉公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游劉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于北通州又會當事者欲刑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騎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

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至即舍匆匆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爲我也爲我取門片來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爲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瀆屈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寘訊餘者扶而入卧于堦上大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且

於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咲其崛強獄竟無所寘
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獄舍中作詩讀
誓自如一日呼侍者薙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
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
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
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
不謹以致于斯也傷哉乃歸其骸于通爲之大治冢
墓營佛刹云公素不受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語多
爲掌記者所錄遂裒之爲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
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于

南京是爲藏書蓋公手誦讀之暇尤愛讀史乎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于呼吸微于纓黍世之小人旣倖僥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爲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淸淨無爲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恐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于亂而世儒觀古人之跡又概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平氣求短于長見瑕于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于今接響傳聲其觀場逐堤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

于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爲大賢
于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爲小人不足齒者有時
不沒其所長其意大都在于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
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卽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
而舍其批駁譏咲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竅之處
大有禆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爲得罪于名教比之
毀聖叛道則已過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爲史馬
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游俠當時非之而班固
亦排守節鄙正直後世監二史之弊汰其意見一一
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讀不

終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獨見之處即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歟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即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即天性刻薄之人亦未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莊子者振其勝韻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而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即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駁遂盡廢之哉夫六經洙泗之書粱肉也世之食粱肉太多者

亦能留滯而成痞故醫者以大黄蜀豆瀉其積穢然
後脾胃復而無病九賓之筵鷄豚羊魚相繼而進至
于海錯若江瑶柱之屬弊吻裂舌而人思一朶頤則
謂公之書謂消積導滯之書可謂是世間一種珍奇
不可無一不可有有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太早故
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窮公之所以罹
禍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爲人真有不可知者
本絕意仕進也而專譚用世之畧謂天下事决非好
名小儒之所能爲本猶潔自厲操若氷霜人也而深
惡枯清自矜刻薄瑣細者謂其害必在子孫本屏絕

聲色視情慾如糞土人也而愛憐光景于花月兒女
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耗少可
與物不和人也而于士之有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
自以爲不如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
忠臣義士俠兒劍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
爲之咋指斫案拔袂而起泣淚橫流痛哭滂沱而不
自禁若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
往而不伸排搨勝已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
子揗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覆不改其鳳味鸞
翮可鎩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啣刀若盧者

也哉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理照洞俗若就囹圄忘
柳下而槐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公晚年讀易著
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于易大有得會亢入謙而公
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
溪語錄其類多不可悉記云外史袁中道曰公之于
溫陵也學之否予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
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為士居官清節凜凜而吾
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
室不登冶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絕嬖寵二不
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

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汩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爲人屈而吾輩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意恩讐意所不可動筆之書不願學者一矣既已離仕而隱卽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願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鸞刀狼藉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也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幻人之譚謂其既已髡髮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擲糞自

其巨出者也

江進之傳

江進之名盈科楚之桃源人也公生于農家稍長知刻苦讀書有異才天性孝友肫誠無忮害自爲諸生名已隆隆起乙酉舉于鄉壬辰舉于南宮爲長洲令長洲固劇邑公專以恩信治之不爲稽繫初若無奇久之皆不忍欺其與民語若父子然温温推恐傷之諸縉紳居間牘如山度其不甚梡法者從之不盡格也或不從拂其意以疾聲厲色加公公亦不怒好言謝之公雖居貧然視財如糞土士大夫過者如歸皆

歎然以去其于寒士尤加嗟植曰我嘗寒士之苦久矣所薦山人游客公不爲峻拒其有才者曲體下之甚至分俸以遺公固貧爲令久益貧是時予中兄中郎爲吳縣令中郎治吳嚴明令行禁止摘發如神獄訟到手即判吳中呼爲升米公事縣前酒家皆他徙徵租不督而至亦不自發封私牘沒塵土内數寸不啓無事閉門讀書往來無翁翁熱公直以純真爲治積蠧亦不盡除租訟或少需黎明而起以火從事然兩縣皆大治公與中郎游若兄弟行則逆輿食則比豆迎謁行役以清言消之都忘其憊若江文通袁淑

明示上官至有小酬應不必中郎知公皆代爲之即具獄當事者當事者付吳令平反郎吳令有所平反公不爲嫌曰吾向者訊果誤或當事者向公才吳令公聞之若甘露灑而清風拂也公好作詩政事之暇與中郎大有唱和中郎所作錦帆解脫諸集皆公爲叙文如披錦爲一時名人所嘆中郎以病去吳公如失左右手久之公補銓曹不能具裝然好施行時往嘉禾一相知者貸得數百金分餽知友寒士一日都盡後有人中傷之者遂改廷尉正人爲公惜公曰自吾爲諸生時望不及此及爲吏治煩劇處耳目紛拏

心思嘗㬠頭鬚為白幸不遭樝逐承乏廷尉廷尉事
省吾素有述作之志未竟今可如願吾志畢矣以故
公益閉門讀書暇則為詩文詩多信心為之或傷率
意至其佳處清新絶倫文尤圓妙弔伯兄仲兄及弔
皆居京師與一時名人于崇國寺葡桃林内結社論
學公與焉公住一古寺中每出拜客騎款段馬至帶
閣馬骼上樓雲入霞兩目直視以手畫鷄鵝上觀者
異之公體素羸有血疾後以苦思逾甚主試于蜀後
陞按察司僉事視蜀學政公竟卒于蜀得年僅五十
公之氣量不驚不怒是宜大用即不獲大用亦必長

年何遽奪之壽耶自爲令將多所負其子禹疏以賻金稍稍完之尚十不二三甚矣貧吏之苦也公所著述甚多行于世玆不具述外史氏曰古之詩文大家籍中有可愛語有可驚語亦間有可咲語良以獨杼機軸可驚可愛與可咲者或合并而出亦不暇揀擇故也然有俚語無套語俚語雖可咲多有韻致套語雖無可咲覺彼胷中爛腸三斗未易可去是以文人有俚語無套語也人情好檢點見其有可咲語遂不復讀其可愛可驚之語而彼無可愛可驚并無可咲者專以套語爲不痛不癢之章作鄉愿以欺世當時

俗人因無可檢點及以加于真正文人之上及至百年後人心既虛其可愛可驚之精光人爭喜之矜其可咲者亦任之不復加刺故其相推尊而彼作鄉愿之詩者無關譽咲有若嚼札更無一篇存于世矣以此詩文不貴無病但其中有清新光艷之語獨出不同于衆而爲人所欲言不能言者則必傳亦不在多也若唐之王摩詰可咲者少孟浩然李白已不無矣子美尤多雖可咲亦自有韻如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黄魚之語是也險諢亦不宜輕作要以大家無害進之詩可愛可驚之語甚多中有近于俚語者無損也

稍爲沐之精光出矣

潘去華尚寶傳

潘去華名士藻崧之婺源人也少以文行著稱舉孝廉久滯公車幾五十乃第出爲金華理官以風節聞徵爲御史抗疏謫爲廣東幕官徘徊郎署間後官尚寶卿公性至孝母八十餘嘗飲食起居必親時于母前跳躍如小兒狀每晩至母房坐臥榻前說日中事喃喃不寘以爲常人比之弄雛人也其學重敦行喜道人善與人語多依于善惡徵應其言隱隱禍害人自害之事有味乎其言之也自官尚寶時署中無

事乃潛心玩易每十餘日玩一卦或家中靜思或拜
客馬上思之不論閒忙晝夜窮其奥妙每得一爻即
欣然起舞索筆書之青衿疲馬出入塵市于于徐徐
都忘其老公愷悌樂易尤愛友朋所交皆一世名士
若焦弱侯李龍湖諸公皆爲世外之契晚交伯修中
郎及予有人問中郎于公者公曰若斯人者可與言
天人之際矣嘗曰學問須消消不盡遂成見聞之痞
一切驕矜之色從此寄生可不愼哉尤有人倫之鑒
有一士慧甚公曰佳處俱在面膚非凝道器也聞中
郎著書公曰有所見不必拈弄筆硯且自蘊而藏之

見定身開不得已而言焉可也公好仙有乩仙怪
公家與問達皆中理解或時下天篆作龍飛鳳翥之
勢其言曰五陵八百地仙之期已近公其一數又指
海內名士某某皆已登仙籍公殊信之其言甚多皆
天中事大約近似陶隱居之真誥云又言前世下士
之文人才子多為仙吏某人今轉某職語新奇娓娓
可聽後愚兄弟每與公言多婉以止之欲其舍淼茫
而專心性命之學久之公亦不復信惟究心于易然
公修幹骨立自如炬光開口見舌灑然自得大有仙
人之致若其忠孝大節無媿古之真君子其卒也實

身于丹臺紫府豈異事哉白樂天謫江州作廬山草堂著飛雲履鍊服食藥幾成而鼎敗古今之慧人欲出生死而不得其徑多有好之者或云此自胎骨帶得亦一種清勝卓絕之習不同凡俗也然樂天晩年大悟禪理而公亦深于易乃知前之所慕直寄耳追思伯修居從官時聚名士大夫論學于崇國寺之葡桃林下公其一也當八社日輪一人具伊蒲之食至則聚譚或遊水邊或覓貝葉或數人相聚問近日所見或靜坐禪榻上或作詩至日暮始歸不逾年伯修逝公亦逝其餘存者亦多分散去年予以計偕至過

伯修長安街上舊第忽憶當時下馬入門呼大兄在否之狀淚如雨傾半日不能言及過公手帕市第痛之無異伯修後以訪人偶至葡桃林綠葉碧實如故而同學諸友無一在者感歲月之如駛念壽命之不常又不覺淚涔涔下也公卒于秣陵母尚在公甚孝其歿而不瞑目者或以此夫所著書尚未得讀不知已入梓否比至南都當從其子覓之公卒之次年中郎與予祠伯修與公于柳浪又數年予略為之傳

趙大司馬傳畧

萬曆中兩宮三殿皆災九邊供億不給外帑空虛

天子愛匱乏之言利者以礦稅啓之乃以內侍充礦稅使分道四出皆奸惡武弁上其事以無賴中使名請詔可則中使為主而武弁及奸人輔之流毒其使楚者為陳奉市井博徒最無行者也建節至楚所至如逐梟獍土人皆持瓦礫禦之有司不能禁禦之勝者終不敢入其境不勝者乃入據之久之爪牙漸多亦無敢禦者遂建牙開府于武昌而歷巡郡縣其出皆建旄頭設虎無前茅車馬供帳擬于王者奉冠危冠著翔魚獰龍服佩使者綬八座牽挽幾二十餘人者天子步輦狀稱者皆曰千歲得姪奴妻據為婦

所起采倡爲鬟婢所之皆曰千歲園太與民間傳㗛
云黄門善婬耶蒼頭盧兒鞭撻郡吏黄者死每至郡
縣雖厚賂其左右猶不免考索不肖長令或與其𦙍
鼻吳越大猾及市井惡少年皆行金錢竄役籍中或
主奏記或主謀議或主出入私寘名字甚多又于諸
郡邑布列徵稅官雖小市亦有五六七人其曹數十
人朝爲僱屠夕即冠進賢冠建高車黄葢出入里閈
軒軒然直撞入郡縣刻剝建鼓至堂皇詬怒稍與抗
即告之奉奉上疏以抗旨逮水陸誅盈搜肉見骨下
至鷄豚蔬菓之屬皆遭㨨奪富民以貲雄者稅官即

奏記奉某邑某富民冢墓地生金可採當如吉掘伐富民俱傾家入資賂稅官乃得罷或云得古冢藏及非法御用等物匿不報官乃用三木囊頭令承富民無可訴傾家行金錢其相讐者及有小罪耻者藉其讐家脊數獻奉奉遣人逮之將藉其家皆傾家行金錢祈免三楚富兒殆盡括十乃進二奉奉又僅上一諸稅官緣引日益多民坊酒食皆不敢徵歲漿酒藿肉占歌舞妓或強婬民子女甚有汚儒生妻而捽儒生幾死者民皆怨恨思亂壬寅奉居武昌舊帥府邸若古藩鎮大作威福金錢日至無算奉大喜寢有他

志民不堪剝刻遂變共起誅之燔其居奉急從後垣走入藩府獲免居民縛其左右數百人皆投之大江漢陽人聞之皆相聚縛其使亦如武昌每投一人兩岸居民皆拊掌大咲爲樂投三四日不盡得奉侄兒不復投令其四據如犬行入水死皆大咲諸郡悉據稍起縛稅使殺之殺奸人無數官不能禁後當事者諭武昌民曰汝等魚肉稅使獨不念官此者耶官此者皆多方活汝設死奉華上震怒首逮官此者是汝害活汝者民少戢奉始出上疏列變事 天子仁聖不忍誅楚民而庇奉撤奉歸乃遣一大臣往鎮撫之

時少司空趙公可懷修兩宮甫竣　天子心知其能
乃以楚事委公乘急傳往十餘日而至護奉以歸而
安慰楚民變不日而戢公遂以大司馬留楚而楚藩
適積金貲進獻諸宗不是者譁曰是皆膏脂吾曹者
率其黨數百人至漢陽奪之事聞憲使憲使急遣賊
曹率驍騎盡縛之三木項瑠寘獄報公時巳暮公病
累月少瘥明日起視事出教屏諸侍衛不令直侍惟
鈴下書記數人公坐堂皇三司使者環列逮覆金宗
人以入公起至廡下欲訊之稍俯躬宗人爲魁者遂
以手械急擊公首公仆立殺之餘宗俱起徧擊諸使

者皆踰墻走亦有中傷者諸宗人乃呼其黨入楚府欲殺王有備獲免諸宗既殺大臣素不知法曰是我家吏殺之何害上怒賜帛止矣殊悟然事上聞　天子大怒寘諸宗于死而悼愍公特甚贈賻有加焉公素練達見刑人宜列侍衛不知何以盡撤之豈謂虜可單騎說況此輩乎然是皆膏粱小兒不識國憲之隆準子孫久無加揄揚纏金才者急而爲變公何詎不知是皆天也初公中丞邸生瑞蓮及連理瓜皆以爲瑞而乃爲之災悲夫公之四子茂才與予善之楚宿玉泉寺夜夢大鷹飛空忽有物碎其首鷹揚武功

也大司馬之兆也碎首凶徵也公是時晉大司馬卒
如之其兆先矣嗟呼楚國號天府白　肅皇帝人縱
大統實爲湯沐邑百餘年來休養生息其殷富甲于
天下丁酉以後灾異漸起黃鶴樓雄時武昌一日無
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鵠之磯民淘眢井者一人入不
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絕鈴急上我其人入
見前人死傷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
袍持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死甦爲人言
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
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大闘後龜蛇

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稅使至破壞全
楚如虎傅翼擇人而食爲㧙死及逼死者無數其後
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攫金之變起殺一大
臣隆準子孫伏斧質者數人舉昔之通邑大都號爲
繁華淵藪車擊帷接鍾鳴鼎食之第貂履調瑟之家
今皆厭厭然有荒涼岑寂之象富賈困于稅皆棄故
業農夫亦爲積逋所困不復聊生而郡中之名士大
夫此十年中相繼而死往時八座九棘不下數十人
今或有一人兩人人文亦漸凋落豈一方之氣運有
盛而有衰與抑天地之數出亨入困之象將見于天

下而首徵于全楚歟其果人事有以致之歟然以楚之厄數而適中之于公亦深可悼矣公名可懷字

少成進士爲令由比部主事爲御史歷中外至大中丞秉節鉞者幾二十年　而後由工部侍郎出督楚晉大司馬公爲官清介骨蔬食布衣如寒士絕賂遺生爲名臣死于事壽六十餘無憾矣獨吾于公事而因于楚地致三歎焉天下之平也久矣民兢兢奉法馴擾易使上之人乃始玩易等于草芥極其蹂躪不之恤民于是始怨民雖怨而終不敢有他志者以其不可制之衆未開而犯上之事不慣也久之積怒

稍一逞焉旣逞而上之人其勢又不容厚有所誅一方如是他方復如是彼奸民乃漸覺上之易爲犯也卽犯之而亦終無柰我何也卽捐數人之命以存法而必不能徧誅我也爲吏所窘亦死饑寒亦死而爲盜者其去死尚遠黨多則必不能我制當斯時民之簇開矣殺機大動矣亦慣爲之矣同惡相助以泄其憤而苟延其命爲盜爲大盜法度紀綱從此不振東擊西生西擊東生向之至微至賤見吏卒而汗下有司播之至死不敢出一語者今始覺其如虎如狼悍猛而不可制故知爲上者決不可令民窺其不能制

之故而使之敢爲惡也陳奉雖暴虐亦奉　天子命者然逐之殺數千人而不詰不詰誠仁而于以下承上之國體亦少損矣今滇中復然噫吾懼奸民之窺之也急故鑛稅庶免夫于千公事因傷楚事焉亦滌室之憂也

袁氏三生傳

伯修有子曰登年十三歲小時聞修淨業則喜好以十氣念佛法鑄圓施人萬曆辛卯伯修官京師中郎以公車至兒病癖不治且死語人曰請二叔來中郎至兒曰我將往叔可助我念佛兒危坐念數百聲中

郎及伯修皆助之兒又曰我氣急不能全念也專念
南無佛可耶曰可復念百許聲已大咲曰蓮花至矣
家人予悉奔來視登愀然曰蓮花皆缺矣室中得無
有污穢之者乎詢之果有婢子嘗浣濯者斥之出則
又咲曰蓮花復圓一一花上有如來如來至兒其行
矣遂合掌儵然而逝中郎有女曰禪那年十四歲性
沉靜聞佛法欲受戒父母曰兒女身且適人不得具
戒也女遂深厭女身嘗誓于佛前曰願弟子速脫女
身生安養國不樂五濁世也每拜佛則祈早死讀法
華華嚴皆通大旨數以所疑問中郎悉出意表中郎

大駭經半歲餘女遂病不治未亡之前四五日冥然如逝者久之後甦曰我方至一所世界皆作五色樓閣欄楯莊嚴莫比我欲住彼處曰此非汝居可速返是以還也亡之日辰即謂人曰我以今日往可請三叔來助我念佛予往助之俄傾又曰專念上品蓮花爲父母也已令人以香薰衣着完即逝予有子曰海年四歲生一年餘即知膜拜趺坐自後專以念佛爲戲兒生予已入都門庚子予下第歸方見頭顱隆起慧甚若成人十月中予夜偶夢菩薩數十人冠寶冠皆來乞兒乞得即攜兒以往予醒即呼室人語之語

未敘面乳兒者疾來呼曰見夜半忽蹶然起自云我身上痛即自念佛百餘聲夜遂不瘨至今大異焉且兩寅之卧內瘧也兒病內熱甚急則自念佛呼人助之叟苦急則哀籲念佛見人少停即以手抓其面促之兄二三日以念佛代呻吟後數日亦不復痛惟不能食耳遂逝初禪那未亡之半年前胥家爲毛氏其子小病欐于母側夜半忽夢至一處見一車斜幰載一女子一丈長餘金色人導之而西子從旁諦覩之金色人曰此汝婦也與汝無緣語畢而去若飛遂汗下而醒呼母告之後半年聞訃禪那亡時謂子曰我

已至蓮花池上今年兒家尚有一人往生問之何人
哄而不荅不知所指者謂伯修耶抑卽海也上生居
士曰伯修素忝求心地至庚子歳壁上多書無常迅
速字日夕禮拜十月中小病卽逝予親見三生事又
痛伯修之亾欲歸山持淨業而所志不堅復出應世
緣自此塵習日長將來不知歿竟得無自媿兒女子
耶賦日哀以其事用以自警焉